

文人走笔

清明，以生命的名义致敬

■胡春良

清明是时间伸出的桃枝，枝间清词杂染。

清明是大地舒展的脉络，奔腾永恒的信念。

清明，有太多的怀念，思念故去的亲人，生命以土为安。死亡是一种平静的皈依。

清明，有太多的美好，不必准备什么，随处是花，向阳而生。生长是一种磅礴的萌动。

一个节气，或者说一个节日，一头连着生，一头连着死，看起来似乎是悖论，但又那么和谐。生，同阳春一起，淡淡的，从容的，自由的，尊严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死，历经了生命历程和时间的洗礼，荣辱，苦难和幸福，忠诚和背叛，失败和成功，不论走过什么，不论拥有什么，都以平静的方式，托体山河，融入泥土，从此云淡风轻，同岁月一样永恒。

清明，是对生命的致敬！我们看重清明，敬仰清明，因为这是春天的节日和表情。杏白桃红，杨柳飞絮，燕啄春泥，菜花黄，麦苗青等等，就连最不起眼的野草，也会亮出生命的色彩。一切都如此有生命，一切都如此令人心动，向暖向美向向上向善，这是生命的一个纬度。但是生命是一种辩证，有生就有死，生是起点，死是终点，生死之间就是生命的历程，也就是生命的奋斗价值所在。不论遇到什么，都是生命的馈赠，能做的也许就是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活出更好的自己。只要无悔地走过，纵然平凡如尘埃、蝼蚁，那么面对死亡时，也是一种豁达与从容！生命也就有了个体价值以及群体价值的个体贡献！我们无法主宰生死，但可以活得有意义。

清明，是和一位伟大人物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介子推的天地大忠孝，诞生了寒食、清明。忠，是家国情怀；孝，是做人

根本。一个节日，诠释了人文经纬。清明，追怀先贤，纪念逝者，这是一种灵魂的仪式。小时候，每每清明，都会随着母亲到埋葬祖先的阳坡顶上去上坟。那里有两处祖坟，一处是曾祖父、曾祖母和牺牲于抗日战场的二爷爷的，一处是高祖父以上先祖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跟着妈妈跪下去的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他们对我微笑，无声地说着话，甚至能想象到他们会突然伸出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乱蓬蓬的头。那黄土堆分明是有灵魂和生命的。妈妈除了烧纸，还会祭献青青葱花拌好的凉面，剥好的切成两半的鸡蛋。墓莹上长满青青的草芽和白头翁，还有金黄金黄的连翘花和粉白粉白如碎银的杜梨花。清明的大山里还有些荒凉，但连翘花和杜梨花却如此鲜美可爱！我就采些野花放在妈妈提的小筐里，或者编个花帽戴在头上。返回路过太宽河，洗净脸和头发，到

家后把野花插进罐头瓶里，感觉就是把春天带回了家，挺美的。过了清明，山里人开始忙活农活了，一切都因劳动的名义而丰盈。如今，爷爷奶奶，爸爸，都走了，他们和老爷爷奶奶、二爷爷奶奶埋在了一起，祖坟又增添了不一样的意义。

我喜欢清明，一抹淡淡的柳绿，一株青青的草芽，一串飞过头顶的鸟鸣，甚至一条被人忽视的田野小路，都会令我感动，令我心潮起伏。我喜欢这份生命的平等，我致敬这份生命的尊严，我忠诚于大地广博的情怀。我迷醉，我失忆，我疯癫，我同尘埃一样呼吸，我同轻风一样欢歌，我静坐我瞎跑，我仰卧在草丛中。我是欢乐的，我是富有的，我是幸福的。《诗经》中的柳绿花红，宋词里的山河激荡，民谣里的烟火土香，农耕牧歌当中的生活劳动，都是我的信仰。感恩清明，感恩让生命美好的情怀。

灯下漫笔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祭祖日。记得小时候，我就跟大人们，提着竹篮，竹篮里放上麻纸、馒头、鸡蛋、酒和酒具什么的去上坟。

清明节真正是从何时兴起的，只要没听说过那个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故事，没有详查历史资料的人，包括现在的孩子，大概都会以为是从唐朝那阵子开始的，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准确地说在教科书上，杜牧的那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最先烙入人们的记忆。一首以《清明》为题的诗词，抒发了诗人在小雨纷飞的清明，观察到路上的行人前去凭吊逝去的亲人时的悲思愁绪，进而也把读者的情感带入到那无限悲恸的怀旧之中。

实际上，每逢清明，我们去亲人的坟前祭奠，就是一种常见的传统的祭祖形式，而在清明时节泼墨抒怀、写诗作文也是对已故亲人表示思念的一种形式。不要说每逢此时，我们的大部分报刊和一些新闻媒体都要组织编发一些有关清明节祭扫的文章，早在古代，到了清明节，文人墨客饮酒作诗一表对故去亲人和朋友的怀

清明话古

■赵应征

念，也多有先例。

在唐朝不仅有杜牧的《清明》诗，还有张继的《闾门即事》：“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宋代也有上乘的佳句。黄孝迈的《湘春夜月·近清明》：“近清明，翠禽枝上消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还有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像这样描写清明的诗文，不仅有唐诗宋词，而且有元曲，更是锦上添花，意蕴隽美。乔吉的《折桂令·客窗清明》把怀念亲人的愁苦情愫描写得淋漓尽致：“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看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

乔吉把清明时节怀念古人的情思描写得忧长魂断。

寻觅记忆中关于清明祭扫的名诗佳句，使人对清明节，对已故的亲人陡生绵绵情思，切切念意。

转瞬又至清明节，无论你身在异乡，还是坚守故园，都将在烟雨蒙蒙的清明时节用不同的方式去凭吊先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回望审视来路，全力开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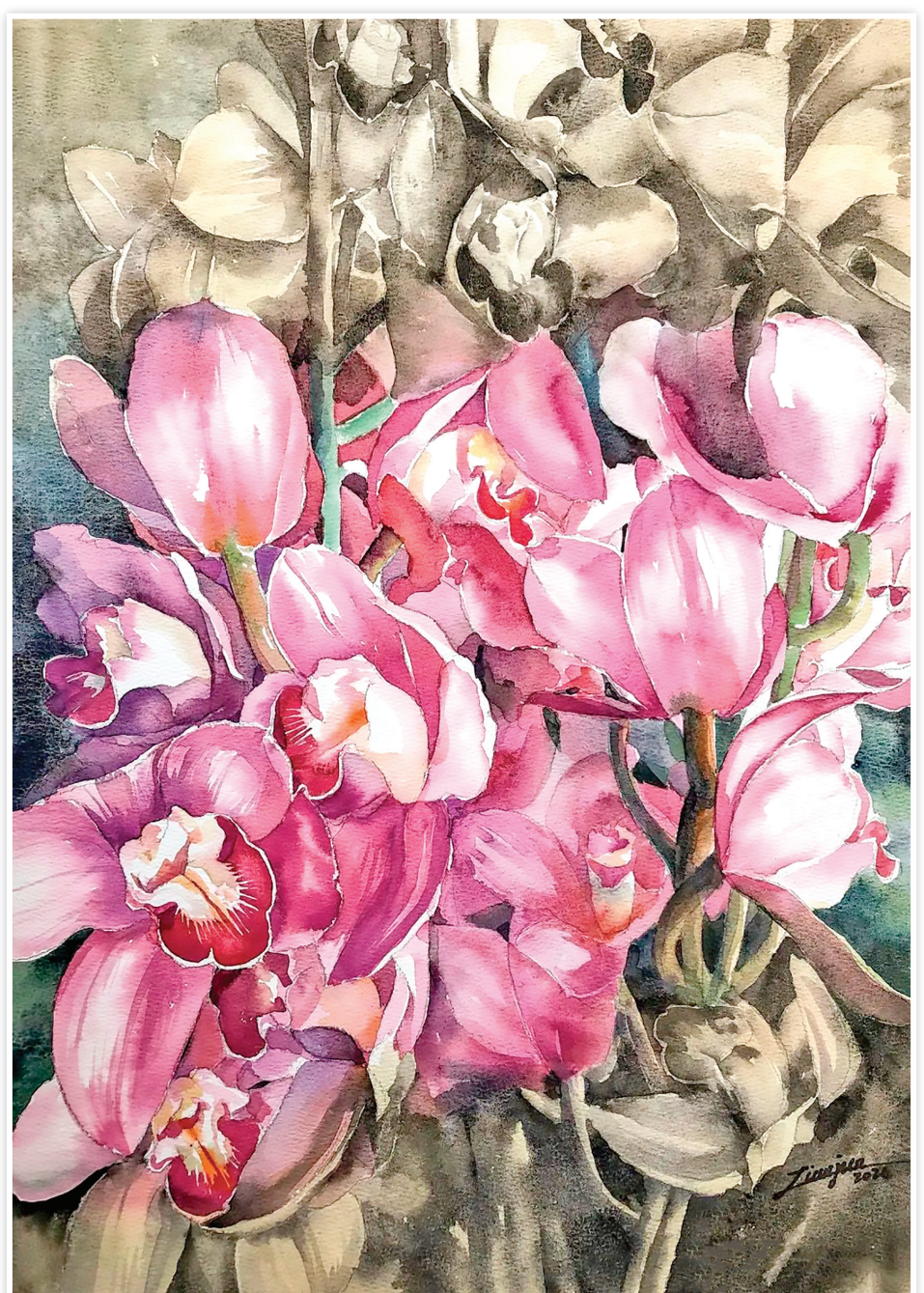
介子的清明

■李水仙

寒食在每个春天如期而至
介子
你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缓缓走来
你心怀赤诚
割股奉君的铮铮铁骨里
置自己安危于度外
堂堂的介子
你是晋国的栋梁
功成身退
高贵的士子风度
让后人汗颜

介子
堂堂的介子
四季风沙
何曾湮灭你的义举
昭昭日月何曾削弱你的光辉
绵山的那场火烧
何曾消亡你的魂魄
晋国因为有你
山高水清
故土因为孕你
新鲜明媚

介子
堂堂的介子
不朽的介子
你享殮千年清明
享殮千年寒食
你享殮万户奉祀
你丰姿伟仪
彪炳乾坤



鹤雀楼

花之语 (水彩画)

岳建军 作

清明

■李恒民

每到这个时节
都会写下一些文字
墨迹未干又被雨水打湿
刻骨铭心的情感
从天空浮动的云层里
飞流直下
来时的路穿越烟雨迷蒙
脚下栖息的故土上
那些原本已经朦胧的符号

愈加清晰
双手被风挥动不时地擦拭天空
总想为
这个时节带来温暖和亮光
情感的记忆
从来不会被风吹干
要不杜牧的一首《清明》
会成为千百年来这个时节
吟诵的经典

心香一瓣

王过梨花开了

■李丹凤

阳春三月，去看梨花。
去酥梨之乡王过村看梨花。

(一)

春风有信，梨花有约。
天空高远晴蓝，一进王过村地界，就像老天下了一场暴雪一样：一株株开满白花的梨树成行成排站满田畴道路、村前屋后，甚至伫立在那些荒废的老屋基上。走到梨文化主题公园的“咏梨台”观景楼台，登临其顶，万亩梨花的云海壮观尽收眼底，动人的雪白已成了田野和村庄的主色调，真个是“东风吹开花千树，占断春光惟此花”。

是的，在这个春花烂漫的季节，王过村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铺天盖地的梨花渐次吐蕊绽蕾，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就在这梨花的盛典中拉开序幕，多种多样的文创活动和雪堆云涌般的梨园仙境展现眼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映生辉，美不胜收。走在宽阔洁净的村道上，视野里的一舍一院，整洁敞亮。主题公园里，地道风味小吃香四溢，特色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潮流文创产品独具匠心，观光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别是东风情味，人在梨园微醉。如织游人，随着花海暗香一起浮动。千万株梨树，繁花绣满了树冠，亭亭如伞盖，人人

梨园中，隔数尺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但见花云花雨，惟闻春风漫漫，所谓“粉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华”，想必这撩拨春色的序幕，定是从梨花盛开渐入佳境的。欣逢这样盛大热烈的花事，人怎能不欣喜无比？

身陷于盛开的鲜花阵中，临风读梨花。和风阵阵，掠过梨园，页页翻动着，读那梨花花瓣锦缎般的质感，读梨花的芬芳香远益清，读五片花瓣捧出那丝丝青碧的花蕊，亦读虬曲黝黑的树干遇着冰肌玉润的花朵。春风如画笔，经过一树树梨花的白描点染，在大地上写虚写实，让村庄有了些许春雨梨花江南水墨画的气韵。

梨园深处，春天更深。在这个梨花吐蕊的春天，春光在王过村被织成云纱，人们来此赏花踏青的意义，大抵在于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美好春光的过程。在于你刚好盛开，我刚好路过，你身披洁白霓裳赠我满心欢喜。

(二)

梨花开了，天地澄澈清明。
初萌的清新绿叶衬着素洁的雪白花朵，美而不骄，倩而不俗，不以颜色来争春，亦不以浓香吸引人，总是一副玉容颜、一身清倩影，自顾自地含苞绽放，不傲不媚不骄，自由绽放于喧嚣的春之百

花园中，保持着一种黄土地赋予的秉性和操守，任周遭风尘四起，红情绿意，它自向天对明月，秀外慧中成了它的真品质。

梨花的世界，无尘无垢，无贪无嗔，亦无惊无扰，是花中君子，似得道高僧，这样的洁身自好、秉持素心、处世不惊，怎不受世人的怜爱和注目呢？

我笃信，王过梨树并非一夜之间白头，它是被峨嵋岭的风一日日吹白的，被涑水河畔的月亮一缕缕濯洗白的，亦是被古河东的千年底蕴一载载滋养白的。

梨花的清白自持，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不食无主之梨”的典故：元代初期名臣、理学家、教育家许衡，有非凡的操守和品德。宋元之交，兵荒马乱，一日，许衡有事出门。当时正值酷暑，路途遥远，许衡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棵梨树，行人都去摘梨，唯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便问：“你为何不摘梨解渴？”他答：“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他迂腐：“世道这样乱，这棵梨树早没有主人了，你又何必介意？”许衡正色道：“梨树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主人了吗？”

古人修行讲究“慎独”，慎独则心安，心正则行不堕。君子的自持守正与梨花的清白通透在此达到了高度统一。

(三)

春来无事，只有花忙。
花开人亦忙，梨花树下，有远道而来的赏花人，也有辛勤劳作的当地梨农。有的梨农穿梭在梨花丛中，除草、修枝、挖沟、施肥、疏花……更多的则紧抓眼前的盛花期，忙着为梨花人工授粉。

花下的他们，赏花是偶然的，也是无心的，只有劳动才能使梨花得以绽放，使梨果挂上枝头。偶尔他们在劳作的间隙，抬头打量枝上的梨花，想象那在春风里蓄势的花蕾怎样变成丰收的梨果。这样念着盼着，一些温热的感觉，便涌上心头。望着眼前这样繁盛的花朵，守着这么一块丰厚的土地，心里总是会踏实、安然的。

广阔的王过梨园，河东许它一席之地，它则回以万种风情，捧出春华秋实。

近年来，王过村的广大梨农们乘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以“王过酥梨”地标产品为依托，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做高梨品质、做活梨文化、做好梨品牌、做大梨产业，打响全国闻名梨乡的金字招牌，实现特色产业富民、生态旅游兴村。梨农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爆棚”，王过酥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丰”景。

村民们的笑脸如梨花绽放，梨花撑起了他们的腰杆和尊严。迎面问一个村巷里的人，你是哪里的，对方很自豪地笑着说“就是王过村里的”。这是一份底气 and 荣耀，也是梨花对一个传统农耕为主的村落走向现代人的加冕。“王过美，梨花开，人情似梦惹人爱……”如今，在王过村的大街小巷，村民自发创作的村歌《王过梨花开》成为全村人嘴里的致富之声，也成为时代光辉下享受幸福生活喜悦之声。

期待下一个花季，那皎洁清雅的梨花，必将盛开在王过村又一个春天的源头。

父亲和他的烟锅子

■原敬琴

一根长长的旱烟锅，一个布袋袋，便是父亲农忙闲暇时的必需。累了，父亲就从烟袋里捏一撮碎烟，摁在烟锅里，用火柴点着，狠狠地吸几口，再从鼻腔里喷出一道白烟。烟雾中的父亲像是松了口气，所有的劳累，都随着烟雾随风飘散。一袋旱烟抽完，将烟锅在鞋底上磕一磕，往腰里一别，就又抡起了锄头、镢头。

有时，我们姐弟四个不听话，惹父亲生气了，那烟锅便是惩罚我们的工具。父亲会夸张地将烟锅抡得很高，却又轻轻地敲打在我们的小脑瓜上。后来我们一干错事，眼睛就会偷偷地瞄父亲腰上的旱烟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被打疼过，最害怕的，只是父亲那严厉的眼神。

冬天的夜晚感觉特别长，父亲就给我们讲故事，《西游记》《水浒传》《包公断案》都是在烟锅的一明一灭中流入我们的记忆，成为一生的财富。

手轻轻地一撕，一根烟卷便做好了。有时，父亲会把卷好的烟别在耳后，在我们看来，父亲好神气！漫长的冬夜，我们一家围坐在炕上，不是掏棉花就是剥玉米，父亲讲的故事被买来的一台收音机取而代之，我们从广播中收听喜爱的节目。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到半夜那一明一暗的烟火了。

1990年，我考入了稷山师范。父亲和母亲在家养鸡，很快成了村里的养殖大户。父亲在邻里间忙碌着，给乡亲们讲解养殖技术，很快带动一部分村民开始养鸡。饲料车、收鸡蛋车、收鸡车……小小的村落一夕间被各式各样的车轮声和叫卖声喧嚣着。星期天休息时，我回到家，发现父亲竟吸起了带过滤嘴的香烟。从两元钱的农工再到七元的红塔山、十元的云烟，这不同牌子的香烟见证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气象及新生活。

2018年，在日本工作的小妹生下小孩了，需要父亲和母亲去照顾。临行前，在医院上班的弟弟给父亲上了一堂养生课，从自身健康和幼儿成长两方面讲起，讲述主动吸烟对自身的危害，讲述“被动”吸二手烟对身边亲友的伤害，建议父亲戒烟。意想不到的，有着五十几年吸烟史的父亲竟奇迹般地开始逐步戒烟，从小妹那边回来后，已完全彻底地不吸烟了。

从旱烟锅到自制卷烟，再到过滤嘴香烟，再到戒烟，这几代烟的变化，伴随着我们家庭从贫穷到富裕再到文明的整个历程。

一阵微风拂来，香椿树伸展着枝叶哗啦啦地响。树下的老父亲永远也不会改变他那特有的蹲姿。只是，父亲早把那长长的烟锅子收藏了，口袋里也不再装纸烟了，也不再听到父亲一声一声的咳嗽……

如今，他迷恋上了抖音。
父亲说，抖音比烟锅子来劲！

现在为人母后，才理解了父亲操持这个家的辛苦！一根烟杆，它不仅承载着父亲对这个家的爱，也浓缩着多少家庭生活的不易。一根烟杆，它承载了那些年代劳动人民吃苦、耐劳、不畏生活艰辛的顽强意志。

1984年，我上了初中，责任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人们在各自的田中辛勤耕作，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父亲的烟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制卷烟，我们姐弟几个写完的作业本突然之间就有用武之地了。父亲把废本子裁成一长条一小长条的，分别摆放好，待吃烟时，便把旱烟末放在纸上，从一个纸角卷起直到末端，然后把一端紧紧

春光里的父亲

■晓萍

我扶着年迈的父亲去山上看春色
春风拂过父亲满脸的皱纹
平静的山冈像是他的背影
或许会老
但永远伟岸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春光里
像是在和自然交谈
老朋友见面后互相打趣

他说，好久不见，你老了
他说，你怎么就不显老呢？

回来的路上
父亲说他不喜欢冬天的山
不喜欢春天之后还是会迎来冬天
沉默许久
父亲突然转身看着我
或许，是春意赶走了寒冬？